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柳 河 東 集

(六)

柳宗元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柳河東集

(六)

柳宗元著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集東河柳

册六

著元宗柳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U HO TUNG TSI

By

LIU TSUNG Y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河東先生集

卷第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四亭記云寺居永州地最高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縉。東峯旦夕仰。始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愛弟公披拂

恣心賞。松溪竄篠入。竄篠深遠貌詩作窳窳石棧寅綠上。蘿葛綿屨薹。羅女蘿一作菟絲是也○雲耕切

竄苦侵標榜。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儼。澗峭出蒙籠。墟嶮臨湜湜。嶮高峻貌湜澗水貌○嶮爲檢切。稍疑

地脈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置羣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逾瞬。維摩經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

劫曰莊嚴佛大千若在掌。離摩經又云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之外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蟻

蟻。蟻小虫也○蟻音茂蟻母總切。跼躄疲魍魎。魍音兩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孟子枉尺直尋探奇極遙矚。窮妙閱

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閑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超摠藉外獎。俛默有

內朗。鑑爾揖古風。鑑一作鑿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韞鎖。班固白紵曰貫仁義之韞縢○韞音蕞。馬羈也。高步謝塵坱。坱倚朗

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傲。淹留值頽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泱。泱泱大水貌○泱泱殊風紛

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禮記。席間函丈。函猶容也。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穎。申旦。謂旦暮也。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永泰元年。元結自道州以事至永州。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得西山宴游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

得西山宴游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

譎棄殊隱淪。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堅夷巢。伯夷巢父。高巖瞰清江。幽窟

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攢。祖丸切。西亭構其巔。巔。音顛。反宇臨呀庠。呀。張口貌。庠。宮室高貌。○呀。虛

背瞻星辰輿。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莪。詩。苞匭菁莪。蔭菁莪。菁莪。謂為此四亭也。羈貫去江介。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謂交

與江介之湫。涓江介江之左也。世仕尚兩嶠。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嶠之間。函谷關。嶠。故墅即澧川。

安水名。詩所謂澧水。東注者也。數畝均肥磽。臺館集荒丘。集一作葺。池塘疏沈坳。坳。於交切。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北山

南岳。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筭。論語。斗筭之囚居固其宜。厚差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隙牖懸蠅蚩。東山詩。蠅蚩。注云。蠅

蚩。長跼也。疏云。河內人謂之喜母。俗云。喜子是也。

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梢。船尾木。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逍遙屏幽昧。澹薄辭喧呶。呶。女交切。晨雞不余欺。風雨聞嚶嚶。嚶。風雨瀟瀟雞鳴。嚶。音膠。再期永日閑。提挈移

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九域志。瀟水。湘水。在祁陽。皆永州縣。此館當在永州也。

九疑濬傾奔九疑山名在永州界臨源委縈迴臨源嶺名九疑所出會合屬空曠會合謂合流於湘口館也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

危樓臨山隈茲辰始激霽與澄同纖雲盡塞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

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史疾也汎舟絕泓洄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香零山在永州

隱憂倦永夜凌露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晶精也浮暉翻高禽沈景照

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恠潛坤珍孤山乃北峙孤山謂香零山森爽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陶埴

茲擇土埴謂土黏可作瓦器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羈心屢逡巡糾結良可解紆鬱亦

已伸已一作以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音網

南澗中題公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渴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為石澗石澗在南集又有石澗記即此詩所題者也補註筆墨問錄云南澗詩平淡有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奇語故也

秋氣集南圃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詩河水清且淪漪注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其狀漪然也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祗自

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東坡嘗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

壘儀曹何憂之深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在永州作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漢光武紀。詔百寮並上封事。註云。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志。復笑昇天行。古樂府。能昇天行。謂學仙也。

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張儀。搖搖然如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燧慄。慵疎寡將迎。追遊疑所

愛。疑一作款。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鳥遂遐征。磴迴茂樹斷。磴。丁鄧切。磴道也。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

鶴鳴。鶴鳴于埵。註。致雨之鳥。風篁冒水遠。一作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

喬木餘故國。餘一作望。孟子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中。為大樂丞。桂冠歸田。葛中

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見呂才東臯子集序。釋志。一本作澤志。

與崔策登西山策字子符。集有送崔九序。即此人也。序云。登居八年。穎子幸來觀。余詩蓋是時作。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音小。竹名。可為箭也。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

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壽等彭鏗天。彭祖姓。龜名。鏗。壽八百歲。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茲遁

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余時謫為永州司馬。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

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攢。徂丸切。聚也。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照。一作。棲鳥當我還。茵苔溢嘉色。篋管遺清班。篋管。竹名。異物志曰。篋管生於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一文。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篋音云。一作演。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論語。見不善如探湯。煬竈開重扉。○莊子。楊者。避竈。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辨亭毒意。仰訴璿與璣。筆墨問錄曰。此以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熱。希也。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射音亦。

###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左傳。盧蒲饒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莊子曰。曳尾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 遊南亭夜還敍志七十韻

詩云。岷兒既云捕。元和元年。攜西川劉闢也。又云。吳虜亦已鑿。二年。秋。歟。浙西李錡也。浙西平在十二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三年秋歟。



夙抱丘壑尙。率性恣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情勞。情音淵。又音緇。恣也。憂也。悒也。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

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明固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

地。謂水州也。放情詠離騷。屈原離騷也。賈誼傳曰。離騷。遭憂而作是辭。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舸。音刀。小舟也。虛館背山郭。前軒面

江阜。重疊間浦漵。浦漵。出楚辭。漵音敝。水浦也。邇迤驅巖崱。音敷。山多小石也。積翠浮澹豔。始疑負靈鼈。楚辭。大問。鼈。載

留衝颺。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蘇樵後鑿。師不宿飽。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澄潭湧沉鷗。半壁

跳懸猿。奴刀切。猴屬。鹿鳴驗食野。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魚樂知觀濠。莊子曰。儻魚出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於濠梁之上。莊

良足褒。留連俯櫺檻。櫺窗。櫺檻。注我壺中醪。朶頤進芰實。易。觀我朶頤。朶頤。擢手持蟹螯。晉書。畢卓傳。左手

持酒。炊稻視饜鼎。鱠鮮聞操刀。閔野蔬盈頃筐。詩。采芣耳。不盈頃筐。頗雜池沼芼。左氏。潤溪。沼。泚之

毛。又。緬慕鼓柅翁。嘯唳哺其糟。楚辭。漁父章。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

也。○櫺。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膾。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處於陵。三日不食。井上有李。膾食實

音曳。○櫺。斯道難爲偕。沉憂安所輅。曲渚怨鴻鶴。怨謂哀鳴也。環洲彫蘭葦。音高。葛之白花也。暮景迴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

昏黑。遠火明連艘。音騷。船之總名也。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列子曰。吾嘗濟乎鵠深

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善游者數能。趣淺戢長柂。戢。斂也。乘深屏輕篙。曠望援深竿。哀歌叩鳴臚。才勞切。中川恣超忽。漫若翔

且翺。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颺颺。蘇曹切。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繫。悽戚憎鬱陶。慕士情未忘。懷

人首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輜甚鴻毛詩德輜如毛輜輕也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坊記君子與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問

牛悲覺鍾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說歲驚臨牢莊子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

亦加汝屑尻乎離俎之上則汝為之乎說音稅永遁刀筆吏曹參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

寧期簿書曹中興遂羣物裂壤分鞬囊左傳右屬鞬鞬盛弓矢岷凶既云捕岷蜀山名謂伏和元

虜亦已塵謂二年十月李錡伏誅霍去病傳合短兵鏖鬪扞御盛方虎方叔召虎周謨明富伊咎謂伊

○皆與畢同披山窮木禾山海經云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駕海逾蟠桃史記東至于蟠木註海外經曰東海

千里重來越裳雉周成王時越裳氏獻再返西旅葵西旅左右抗槐棘周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三公縱橫羅鴈羔周禮卿執羔三辟咸肆宥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

衆生均覆燾徒刀切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弼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又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

蒿十室有鄠杜漢宣帝尤樂杜鄠之間杜名田占澧澆澧水出鄠南澆水出鄠北公與許孟容書云先墓

磻溪近餘基磻溪在阿城連故濠一作螟蚌願親燎詩去其螟蟘及其蠹賊無害茶董甘自薈詩周原

草也○茶董草名除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繰及斝足為溫寧威歌曰短布單衣機至斝滿腹寧復饜

飲河不過滿腹○安將蒯及菅左傳云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誰慕梁與膏戈林歐雀鷄漁澤從鱗

飲而不食○鱗親象嘉素履易履卦素陳詩謝干旄詩干旄美方託麋鹿羣敢同駢驥槽處賤無溷濁固

音囚剗音刀

窮匪淫惰書無即惰也。跟鎗辭束縛。悅懌換煎熬。登年徒負版語式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興役勢伐馨周禮以馨

也長丈五尺。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音曹廣雅云。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糾纏買諠為長

與福何異糾纏。漢陰嗤桔槔莊子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

曰吾非不知。苟伸擊壤情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王充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機事息秋

毫莊子漢陰丈人曰有海霧多翁鬱。越風饒腥臊。寧唯迫魍魎。所懼齊君蔗本註職與蒿同禮記蒿蒿

切機者必有機事。知筮懷褚中左氏傳知筮在楚鄭買人有欲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范叔戀綈袍史記范雎字

曰秦為相魏須賈使秦。惟敝衣見賈賈取一綈袍賜之及見。惟敏其罪王。伊人不可期伊人謂褚。慷慨徒切

切詩無思遠人勞心。韋道安公嘗為韋道安傳集載其題而亡其文今觀此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說文云纓。言我故刺史。失

職還西京。偶為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怪。二女皆娉婷娉娉並。蒼見臯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

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背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趨捷超崢嶸趨善走崢嶸山峻貌。見盜寒礪陰

羅列方忿爭。一矢斃會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纏索相拄撐纏黑。彼妹久褫魄詩彼妹者子謂二女

也氣視視視驚。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孟子男女授。諭以從父行。摺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

山林如畫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甥壻也孟子帝節道安奮衣去義重利

固輕師婚古所病威六年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鄒太子忽忽辭及其敗我師也又請妻之忽曰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合姓非用

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十一作千慷慨張徐州徐泗濼節度使張建封朱邸揚前旌選朱邸方投軀獲所願前

馬出王城貞元十三年十月建封來朝道安從之轅門立奇士項籍傳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顏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淮水

秋風生君侯既卽世十六年六月建封卒麾下相欬傾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立孤

抗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繼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是月軍中立建封子悱為兵馬

為留後而道安自殺烈士不忘死忘一作妄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翕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凌準字宗一杭州富陽人永貞元年十一月謫連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元和三年卒註詳於誌矣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卒與大患期凌人古受氏周官凌人為掌冰之官後因以為氏吳世夸雄

姿吳志凌統字公績事孫權為偏將軍二子列封寂寞富春水寂寞謂統後無其人也富春晉世改曰富陽英氣方在斯在斯一作何凋衰也方在六

學誠一貫六學六藝也精義窮發揮易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著書逾十年幽蹟靡不推蹟深也誌云著後漢

著六經解國人文集天庭揆高文萬字若波馳準年三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建中

以金吾兵曹為郊寧節度書掌溼原之翰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輜軒輕車郊寧府喪準罷職為浙東觀

亂以謀畫佐節度使韓遊瓌嘗有大功翰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輜軒輕車郊寧府喪準罷職為浙東觀

東越卽謂浙東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準在浙東治名聞于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

命由陳辭

貞元二十三年正月德宗崩遜臣議祕五日乃下遺詔準獨抗危辭以語同列王伾輩其不可者十七八乃以旦日發喪徒隸肅曹官曹一作都征賦參有司準自

翰林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襄止

出守烏江濟

永貞元年九月準坐王叔文黨出為老遷湟水涓準由和州降連州司馬和州刺史烏江即和州也準水涯

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

高堂北堂也準母卒于家準不得歸二弟繼死準二子曰夷仲永仲一門既無主焉用

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

準母死哭泣遂喪其明泣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溘渴答切奄忽也臧獲守

靈帷平生負國譴

貞一作權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孤旆凝寒颼音思輕風也選音摛

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

肅一作肺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為眾所嗤滅名竟不試竟今本作競誤

世義安可支

義一作議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巨攜謝山人至愚池

愚溪詩序云溪有愚池即此也

新沐換輕幘

楚詞漁父篇新沐者必彈冠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

路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孟子夫子當路於齊

聊適義皇情陶淵明高臥北窗自號義皇上人

獨覺

覺來牕牖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問經世心世一作濟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國語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膏土潤也百蟄競所營○蟄直立切藏也莊子蟄虫始作綴景未及郊綴一作

作  
撥穡人先偶耕。園林幽鳥嘯。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歎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

###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榜孔孟切。進船也。一作埽池畔也。蒲浪切。一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 夏初雨後尋愚溪

觀公前後諸詩序。溪居之勝可見矣。公歿未幾而故址廢焉。劉夢得集有傷愚溪詩三首。其引云。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茆樹蔬。爲沼沚。爲臺榭。曰愚溪。子厚歿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巖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今附於後。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沈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 傷愚溪三首

劉禹錫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唯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唯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 入黃溪聞猿

黃溪在永州。下有從章使君黃溪祈雨詩。此篇豈亦其時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時永州刺史韋中丞黃溪記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卽此也祠所從來記具之矣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苗畬

易曰不耕獲不菑畬詩註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遙駐野

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疎

史記吳廣之次近所傍叢祠中張晏云並鬼所憑焉

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

肸蠁出禮記○

肸蠁音乙切又許訖切靈音享又音向

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

詩靈雨既零註曰靈善也後漢鄭弘爲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俟罪

非真吏

賈誼謫長沙王太傅爲賦甲屈原其詞曰恭承嘉惠兮嫉罪長沙公爲永州員外司馬故曰拜真吏

翻慚奉簡書

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謂韋使君之召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迴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州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至一作達寂寞將

何言

零陵春望零陵水州郡名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岫嶺岑。○岫古右切。嶺九后切。又音矩。縷衡山別名。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

情空景暮。萬里蒼梧陰。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中丞崔公永州刺史也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選世網。嬰我身。蒔藥閑庭延國老。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於諸藥衆中爲君也。開罽虛室值賢人。

魏志徐邈傳。鮮于輔云。醉客謂酒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聞道偏爲五禽戲。後漢華佗言。吾有一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以當導引。出門鷗鳥更相親。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往而不止。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懸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鉏加切。水中浮木。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篔簹翁。獨釣寒江雪。洪駒父詩話云。東坡曰。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冉溪冉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易其名爲愚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論語陳力就列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跌徒結失足也壯心瓦解空縲囚漢書徐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後漢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於土崩不在瓦解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後漢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得酒字○集有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此其詩也序見二十四卷

祇樹夕陽亭祇樹取諸經中祇樹給孤獨園者也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塔月明花覆牖筆墨間錄云平野青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清雲斷岫巒岑又

云齒蒼溢嘉色質簷遺清班又霧暗水連塔月明花覆牖其句律全似謝臨川莫厭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西亭記云有僧曰覺照豈卽此長老耶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旃檀香名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爲誰用誦妙法蓮華經也如今七十自忘

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樂府有雉朝飛操吳兢古題解云牧犢子所作也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野見雉雄雌相隨

因援琴而歌以自傷長老亦年七十公豈以是戲之耶

茆簷下始栽竹

瘴茆茸爲宇溽暑恆侵肌適有重臄疾威六年左傳有沈溺重臄之疾○臄直類切足腫也蒸鬱寧所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颺

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垂楚壤多侘石墜擊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

旖旎旖旎從風貌。貞根期永固期一作既。貽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寧復持諸葛亮乘素輿持白羽扇。清泠集濃

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選沈休文詩網虫垂戶織。曉禽棲迴枝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

質嘉一。自遠棄幽期作契一。不見野蔓草詩野有蔓草。蔚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雲一作。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藥名本草所謂淫羊霍者是也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囂煩。疾疫隆冬乏霜霰先見切。日夕南風温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

呂作。慰我飄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湘西原永州地。服之不盈旬盤躡皆騰騫。字出莊子云盤躡為仁騰

驚猶飛騰也○盤躡結切躡音薛。笑抃前即吏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英翹英華也。晨起自探曝杵臼通夜喧

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壅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音孫香草也亦作荃我聞畸人術莊子

子貢問孔子曰政問畸人曰畸人者略於人而詳於天一氣中夜存。孟子枯之反覆則能令深深息。呼吸

還歸跟莊子其息深深又曰真人之息。疎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不忘起韓王信傳如痿者不忘起

病也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木

守閑事服餌採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茶煩經過。○茶乃戒徒斲靈根。○斲陸玉封植闕天和。達爾澗

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國語土膏其動。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詩南東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

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葉。寧慮療與瘥。瘥。瘥病也。○瘥。側才何切。留連樹蕙辭。屈原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婉婉採薇歌。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采薇而食。不知其非矣。西山。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莊子與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莊子魯有單豹者。麀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孩之色。道同波。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穀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單音善。

種白蕘荷。白蕘荷。蕘。宜也。春初生葉似甘蕉。根似薑。而肥其根。莖堪為茹。治蠱毒。○蕘。人羊切。

皿蟲化為癘。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為蠱。注。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腊。毒。腊。乾肉。謀富不為仁。孟子。陽

富不仁矣。為蔬果自遠至。孟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

漢書食貨志。王莽造大錢。并契刀。錯刀。飢至益遠。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氏一作民。誤。錢名為刀。以其利於民也。○買音古。

即冀荷是也。本草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草攻禱事久泯。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即冀荷是也。本草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草攻禱事久泯。○禱。古外切。又音會。泯音民。山海經。空桑之

山西望。炎帝垂靈編。今本草也。按本草。白蕘荷。主中蠱。注云。中。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

敷碧樹陰。眄心所親。○眄。音覘。洛代切。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蓬萊瀛洲。海中山名。此海。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列子。渤海之

其中有五山。珠玕之樹叢生。莓苔插瓊英。詩。尚之以瓊英乎。而註云。瓊英。石似玉者。此言瓊英。則瓊玉之英華也。芳根闕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塔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欲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臥知相親。  
願致漆洧贈。詩：漢與洧方，洧洧兮維士與女。伊其相譁，贈之以芍藥。○洧，榮美切。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梅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詔豔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漢書：孔光平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

白華鑿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衰朽，易往蹇來連。○方剛謝經營。詩：旅力方剛，經於四方。敢期齒杖賜，周禮：共王之齒杖。註云：王所以賜老者之杖。聊且移孤莖。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

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伐，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論語：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零陵所住精舍

精舍，謂永州龍興寺也。公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則居愚溪矣。

譎官去南裔，裔，邊也。官一作宜。清湘繞靈岳。靈岳，謂衡山也。晨登兼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

煙燼，火耕，即畬田也。漢武帝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願。岑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芟去，復下水灌，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願。岑

嶺况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鷲，鸞與鸞鷲也。○鸞，仕角切。路遠清涼宮。路遠一作悟。兩月中

涼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桂而清涼此桂樹。南人始珍重，始一作喜。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得。一雨而霑澤之，則亦敷榮矣。何用學月中耶。

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此詩所謂木芙蓉。則今之拒霜花。生於岸際。非楚詞所謂芙蓉也。故云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欲為萬里贈。贈字本陸凱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杳杳山水隔。寒英

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謝玄暉詩云。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楚詞。屈原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曰。南國。謂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永州在唐屬江南道。故云。

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熊與湘。二山名。

紅蕉

廣志曰。芭蕉一曰芭蕉。或曰甘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陽一作陰。窈窕凌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回暉眺林際。戚戚無

遺芳。戚戚一作戚。戚一作戚。

巽公院五詠

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補註。筆墨間錄云。退之饒州三堂二詠。子厚巽公院五詠。取韻各精切。非復縱肆而作。隨其題觀之。其工可知也。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淪溺一作論極。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華堂一作龍華。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卽空假。名相誰與期。一作誰與。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書包廡菁茆此云結菁茆謂以菁茆茨屋。團團抱虛白。莊子虛室生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筆墨間錄云此聯不觀名篇知是禪室也。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杳然喧中寂。○皆音杳深也。心境本同如。境一作鏡。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潏彩寒露濃。瀟洒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多心經云。造物誰爲工。留連秋月晏。月一作日。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橋一作梁。繚繞穿疎林。疎一作空。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

嚙鳴山禽。嘲陟交切。嚙陟切。一本作嘶。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為黃梅雨。筆墨間錄云：此詩不減老杜。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莊子：越雞不能伏。鷓鴣越雞。小雞。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

盡化。非為帝京塵。陸上衡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朓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慙勸入故園。

田家。三首。○邵武本作春懷。故園筆墨間錄云：田家詩。雞鳴村巷白。云：又里胥夜經過。云：絕有淵明風味。

摩食徇所務。左氏：秣馬。摩食。摩。食。長炊。○摩音碎。驅牛向東阡。阡。謂阡陌。南北曰陌。東西曰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

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徭。一作淫。音搖。聊就空自眠。一作舍。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一作析。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

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少一作日。恕一作問。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

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此一作今。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蕪藜。縈迴古城曲。古一作故。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淥。淥一作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踈。霜

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饘。○饘。諸切。

行路難三首○三詩意皆有所諷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

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於跳躄北海超崑崙呂唐切披霄決漢

出沆瀣沆下黨切警裂左右遺星辰杜子美云千騎常須臾力盡道渴死夸父渴欲走飲河渭河渭

渴而死棄其杖戶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狐鼠蜂蟻爭噬吞作螻北方蟬人長九寸列子東北極有人名蟬人長九寸

又音爭虞韻音停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一作生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

一切肝音吁一作天志大志坐使兒女相悲憐一作失志

虞衡斤斧羅千山周禮虞衡作山澤之材註云虞衡掌山林之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川工命採斫杙與

椽杙音弋杙深林土削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轂鞅牛萬園千尋妨道路園繞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

毫末不見保躡躑躅壑何當存躡音歷羣材未成質已天突兀崿豁空巖巒巒許交切語韻無從出

高貌宮殿栢梁天灾武庫火漢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桓梁臺災晉惠帝元康五年閏十匠石狼顧相愁宛

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雕玉房以雕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古者層巖和作獸

炭之形也躑音存躑直炙切攢巒叢嶸射朱光各切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璫璫耳雪山冰谷晞太陽星



躑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曰死灰獨

參商相去之遠也揚子曰吾不視參辰之相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當一作常集註東坡云

比也王志長雜詩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參商桃笙葵扇安可常當一作常集註東坡云

方言雙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笙也梁簡文帝詩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

荷乃謂桃枝竹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歌詩話云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云瓊州

紅藤雙方言謂之笙或曰蓬條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欵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

忘此耶又左思太冲吳都賦云桃笙象簾給於筒中註云桃笙桃枝簾也吳人謂簾為笙劉夢得有詩

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聞籍田有感元和五年十月憲宗詔來年正月十

天田不日降皇輿張衡東京賦云鈔三推於天田修帝籍於留滯長沙歲又除公以誼況已也王博宣室無

由問釐事後歲餘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盤坐宣室上因感鬼周南何處託成書司馬遷自敘

周南執遷手泣曰今天子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汝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元和五年

十月憲宗詔來年正月十六日東郊籍田敕有司修撰儀注公自言留滯永州如太史公不得從行

跋烏詞經一作跋烏詞跋烏詞舉一足也此詞及下籠鷹放鷓鴣皆以自況○跋音企山海

城上日出羣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鷓鴣鳥聲詩梧桐生矣于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為不檢

也又不得志貌○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皆云日中有三足鳥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

魄音託又旁各切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翹肖獨足下叢薄獨足一足也口銜低枝始

肉人所傷吏遺行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翹肖獨足下叢薄獨足一足也口銜低枝始

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鷺雀左右六翻利如刀揚子鷓鴣冲天躡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

不在六翻乎

不在六翻乎

猶自免。莊子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來也猶有手足者存。努力低飛逃後患。

### 籠鷹詞

淒風浙瀝飛嚴霜。秋風曰淒風。淒瀝風聲。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掬平岡。傳玄蜀都賦曰鷹則流星擢景弄電。

飛光。○善然勁翮剪荆棘。善然羽翮之聲。莊子善然嚮然○善呼鷓切。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

炎風溽暑忽然至。月令孟夏之月上潤溽暑。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爲假。

孟秋之月涼風至。則鷹乃祭鳥也。拔去萬累雲間翔。累一作里。

###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鷓鴣鳥名。出南越。其鳴自呼。南飛不北。徇媒得食不復慮。媒謂所以致鷓鴣者。機械潛發罹罟學。

○置音嗟。學音孚。網也。羽毛摧折觸籠籛。耦許切。煙火煽赫驚庖廚。鼎前芍藥調五味。司馬相如賦芍藥之和。膳夫攘具而後御芍藥香藥。膳夫攘

腕左右視。齊王不忍殺棘牛。孟子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將以饗鍾王。曰吾不忍其斃。棘簡子亦放邯鄲鳩。列子邯鄲之民。獻

實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孔叢子亦曰。二子得意猶念此。君或又作二臣。況我萬里爲

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筆墨問錄云。蓋以自況其欲遠歸類也。

龜背戲。其製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棋之類。爾狀如龜背。因以爲名。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麗著也。易云。日月麗乎天。八方定位開神卦。

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

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樛滿一擲百萬。脩門象棋不復貴。楚詞招

兮歸來。入脩門些。又云。崑蔽象魏宮粧奩世所棄。世說。彈棋始自魏宮。內粧奩之戲。文豈如瑞質耀奇文。

願持千歲壽吾君。史記。鮑千年廟堂巾笥非余慕。莊子。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見

荷詩

聞黃鸝黃鸝。即倉庚也。一名搏黍。

倦聞子規朝暮聲。子規。即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若溪詩話云。感物懷土。

句中不在多也。一本目極目極千里無山河。作故園麥芒際天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

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昆明池名凌風斜看細柳窺。章恕切我今誤落千萬山。身

同僮人不思議。楚人別種。切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詩。維桑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

當熟。說文。椹。桑實也。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椹。食在切。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白紵。古歌詞名。起

翠帷雙卷出傾城。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龍劍破匣霜月明。龍泉太阿。皆劍名也。晉雷煥朱

唇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身。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拊石擊石。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下沈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

疑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宋玉招魂：瑤漿蜜勺。實羽觴。

楊白花南史：楊白花。武都仇池人。少有勇才。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白花懼禍。會父大眼卒。白

斷：楊白花位至太子左衛率。許彥周詩話曰：子厚樂府：楊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長秋。皇哀歌未斷城鷓起。

漁翁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然

漁翁夜傍西巖宿。集中有西山宴遊記。西山。即西山也。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山谷嘗書元

云：欸乃。好切。乃音霧。湘中棹歌聲。子厚漁父詞有欸乃一聲山水綠之句。誤書欸。欠後生多承誤。妄川之

可笑。若溪漁隱曰：按元次山集。欸乃。曲註云：欸音襖。乃音襖。棹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霧。乃音襖。遂

反其音。是不曾看次山集。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陶淵明歸去來詞。雲無心而出岫。

飲酒筆墨間錄曰：飲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本註云：始為酒者也。為我飄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喧。連山

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集有與楊誨之書云：吾待子郭南亭上。而此云南郭門亦永州也。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

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孟子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縹帙，帛青白色。本

作縹帙。前後互相逾。前後一作後。瘡痂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集有與楊京兆書云：往

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竟夕誰與言。竟字今本但與竹素俱。選張景陽雜

文言游思古人典籍也。倦極更倒臥，更一作便。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禮記：君子欠

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

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

西陸動涼氣，昭四年左傳：日在北陸而藏。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晉語云：暇豫之吾吾，不

獨集於枯。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吳越春秋：太伯逃之荆。徒嗟日沈湎，九鼓驚奇音。漢書：史丹傳：元帝

集一作榮。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吳越春秋：太伯逃之荆。徒嗟日沈湎，九鼓驚奇音。漢書：史丹傳：元帝

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七林切。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詩：嘒彼小星，衆

情嗜姦利，居貨捐千金。傳奇貨可居，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漢書：引易：喪其齊斧，齊

擊一作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鸞斯起蒿萊。詩：弁彼鸞斯，歸飛提提。註云：鸞，卑居啾啾有餘樂，飛舞西陵隈。迴風旦夕至，爾

日飄零葉委陳芟。音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

上谷郡國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遠致望諸君樂毅也

之食不足

也註云嘽嘽猶小小嘽音歎三歲有奇勳齊也樂毅為魏使燕因委質為臣昭王以毅為上將軍伐齊下齊七

十餘城皆

為郡縣悠哉闢壤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煬焚昭王卒子惠王立齊田單繼反周於燕曰

代將而召

樂毅殺長誅淫四降趙趙封致令委金石誰顧蠱蠕羣

意紛紛豈不善圖後

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子亦垂文

詠三良

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疏云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

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鼎列鼎足欸欸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

沒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

漢書霍光傳賜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故曰黃腸殉死禮所非禮記子車死於

大夫謀以殉葬陳子况乃用其良東坡作秦穆公墓篇則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

亢曰以殉葬非禮也况乃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猶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

人不復見此等乃以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宣十五年左傳魏武子有嬖妾

疾病則必以為殉及卒顧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彼狂謂穆公子康

詠荆軻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燕太子丹謂其太傅鞠武曰。且燕秦不兩立。願太千金奉短計。一本計七首荆

卿趨。荆柯曰。樊將軍秦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獻秦王。秦王必悅。臣乃得窮年徇所欲。兵勢

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荆柯將入秦。至易水之上。為歌曰。風函首致

宿怨。獻田開版圖。荆柯斬樊於期之首。及獻燕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正一作匹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趨趨。

長虹吐白日。漢書鄒陽曰。荆柯慕燕丹蒼卒反受誅。反一作乃秦王見燕使者成陽宮。發圖圖窮而七首

自引起。柯逐秦王。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按劍赫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

荆柯既死。秦王大怒。詔王翦伐燕。代王嘉乃遣燕王書曰。秦所以迫尤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誠

殺丹。獻之秦王。秦兵必解。其後秦將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斬丹。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夷城

芟七族。鄒陽又云。荆柯滿臺觀。皆焚污。作一。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

曹子。曹沫事見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太史公曰。世言荆柯傷秦王非也。始公孫季功董

掩役夫張進骸。詩眼云。公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後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喪大記。續

之新綿。易動搖。置之。枯朽無妍媸。生平勤皂櫪。剉秣不告疲。剉一作莖。詩。乘馬既死給櫬。從軍者為。舊

服度曰。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櫬。葬之山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饒然暴百骸。○譌。古。切

舊本皆作轉。櫬。轉乃車軸頭也。非是。

余切

體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從才。睽之涓然悲。貓虎獲迎祭○禮記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犬馬有蓋帷○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舂鍤載埋瘞○於計切。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月令孟春之月掩骼。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一作。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詩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于此公貞元五年舉進士登第此詩九年所作也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卿雲一曰慶雲。九天開祕社。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袂。非煙近御爐。○史記天官。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因是謂慶雲。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恆將配堯德。○史記稱堯曰就之。垂慶代河圖。○如日望之如雲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晡。○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少昊之立九扈爲九農正說文曰九扈農也。候扈民不淫者也。春扈約古今註云。春扈氏。趣民耕種。夏扈。趣民耘除。秋扈。趣民收飲。冬扈。趣民蓋藏。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秀與呂安灌園山陽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范丹學通三經。嘗自賃灌園。

卷第四十四



非國語序

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

雖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斷截不可考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楊子參差不齊概諸聖註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一作是不知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

滅密此已下

恭王遊於涇上

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後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敘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爲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密康

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

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

戎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彘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王母弟虢仲虢叔始封于虢文公蓋其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一作吾猶耕乎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蟄而郊註云啓蟄建寅之月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漢書江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猥盛也實之堅好也得其稂詩既堅既好京庾得其貯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京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進也禮記天子三推○推徒回切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爲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德一作福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

周大夫也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

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

遷自天地之氣已下新附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鑿者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曲脚也○鬲音歷

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也。糜，爛也。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為也。一本云：是特老婦也。

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倪，端倪也。陰陽之無窮，以瀕洞轆轉乎其中。瀕，音秉，諸韻皆胡洞切，並云水也。無別義，今獨孤及觀海詩：瀕

洞吞百谷，杜子美詩：瀕瀕不可撥，杜詩中用瀕瀕不一。淮南子：瀕瀕鴻洞，莫知其門。許慎註：瀕瀕如項羽之項，瀕瀕如子轅之轅，瀕瀕如同遊之同。今按唐人用瀕瀕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註，轆轉音

膠，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寒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

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摻于農隙，耨獲亦於藉，獮於既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一作後嗣，王卒料之，及幽

王乃廢滅。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言一作聞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

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不拒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也，協，合也。不待料而具

而料之者，政之危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示少，示以寡也，惡事，厭惡政事不能修之之意。况為大妄以諉乎？後

嗣賈誼傳尙有可譏者胡建傳執事以譏上譏累也○譏女患切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于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莘地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甯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嗚乎莘者以焄蒿悽愴○焄音薰香氣焄蒿悽愴見禮記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莽浪無根源也並如字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甯見甯後也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執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秦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秦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秦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王孫說周大夫也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懼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秦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郟亦作郟○  
郟郟亦作郟○  
郟郟亦作郟○

晉既克楚于鄆，使郟至告慶于周。告慶舊本作獻捷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郟

至見郟桓公與之語，郟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

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郟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郟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自晉克楚至可以樹

附新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爲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郟公初告單襄公謂郟至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救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襄公曰：『且郟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公謂三姦之說，自郟至死難後，後人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

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厲公六年，郟之戰，郟至以棘章之附注三逐楚共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棘章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郟至甲冑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問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又如此，固已自異也。』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柯陵地名

柯陵之會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音善晉郤錡

見其語犯又音奇郤錡見其語迂周切噓音奇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雖及

郤驪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

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

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招人過音翹怨之本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自魯侯曰至能忍之自立於淫亂至國武子皆

附新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

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

獨無謫邪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師也

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數之常也。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

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

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諾皆新附。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 穀洛鬪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激有似於鬪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讒讒者。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鬪而徵之也。

###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



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爲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據國語。乃單穆公。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諸答切。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隱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左傳昭十六年。子產曰。賦之放紛。鳩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恆。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斡物也和平則久久固

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龜大姜之姪徒結切又直質切所憑神也歲

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國語云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我姬出自

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則我有周

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用之註天龜即玄楊

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龜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

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長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五

位歲時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

姓吾知其來之自矣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

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

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之

律變也憲按記讀爲軒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音長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

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

弘及定王劉氏亡也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衛彪傒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呂溫集有古東周城銘其後牛思黯作頌忠一作忠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

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恆者之言也追為之耳吾友化光呂溫也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思黯牛僧孺之字也化光古東周城銘并序云魯昭公三十

二年萇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弘違天必受其咎異哉周人殺萇弘

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顛之人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

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本正拓闢開祥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

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古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召宜福而禍何師於明立臣之

本委實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與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遠天不可以訓升壇覽古慨然遐憤勒名類隔以勸大頌

問戰此已下長勺之役曹劌姑衛切問所以戰於嚴公避莊諱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嚴公國語作莊公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鬪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既問一作聞則率然曰可以一

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問略一作闕略一作略之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難乃切

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求卜於神是矣謂斷獄爲不足

以戰則未必然優者怒於一笑而齊侯辱御者忿於一羹而華元敗教食馬者足以出秦繆公遺賢桑者足以救趙宣子事以一端起則言亦因之使治獄者不由公道戮及非辜怨結士卒一戰取衄安知無如羊斟之類乎東萊呂伯恭曰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子報我之時也何足逃我則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子羔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人猶報之若是況莊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宗元乃曰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

### 躋僖公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弗忌魯大夫宗烝伯掌國祭祀之禮也烝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於下惠以爲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

先。用。宄。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里革魯大夫克也。自明日以來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爲。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姦。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爲升。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羶羊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晉

行志大輿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暨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元所滅焉。投。之。于。河。化。爲。龍。

骨篇專車 楛矢

吳伐越。墮會稽。國語作墮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撞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

死。楛矢貫之。石斨其長尺有咫。音戶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

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斨石中矢鏃也。自吳子已下。新附。斨乃乎切。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斨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音疲。縷綦以爲奉。注云。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藻也。縷音縷。織素不用絲。取易共也。鹿皮四箇。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捆音苦。隕切。橐也。自天下至歸己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伯。

不如是之弊也。謂一作爲。威公之不王而伯。惟其假仁義之名。其實則爲利耳。管子之書。若通魚鹽。若多具石璧也。欲下代之衆。則貴買狐白也。朝夕汲汲。惟利爲謀。其用厚禮以交諸侯。蓋市四隣之懷心。亦僞而不誠也。子厚乃以爲公之仁義。必無利交之事。子厚固誠齊人乎。

此已下  
卜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歐陋民也。非恆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恆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與前伐驪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

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

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欲使爲此行而觀之。

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

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名焉。果戰，敗翟于

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自公使太子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

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視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

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爲我，里克曰：中立。

里克曰：吾乘君以殺太子，吾不忍中立，其免乎？詳見晉語。

晉無良臣，故申生終

以不免。

# 虢夢

虢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

謂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

自公覺至知之新附。

非曰：虢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

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魯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

暇晉是皇。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洩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

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上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是歲。獻公卒。

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

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

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

於我。我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

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自克既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問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

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弑其君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癯，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卽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 卷第四十五

### 非國語下三十六篇

####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屠岸夷，晉大夫也。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絳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爲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爲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爲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偃偃焉遊諸侯。○偃丑陰皆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耳。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有足字以爲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爲惠公、惡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狃，音紐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卒死，○卒音至一云死禍，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卒之爲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鼻達於外。○鼻與臭同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一作無有徵者若翟公

子吾是之依兮。安撫國家，爲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

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與狄同。耿猶照也。○耿古適切。與炯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

而爲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是一作臭。

###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

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

禍無後。」文公殺懷公子高梁，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伐晉，獲晉侯以歸。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

公子繫曰：「殺之利。」○繫，子立切。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

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

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

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

告於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

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莫不一本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爲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者亦大矣。一作至公而不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取晉河東之地。而置官司。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使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去。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惠公未至。蛾督謂慶鄭曰。君之止。子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督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邑。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

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國語作民。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爲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吳語。

楚靈王徬徨於山林之中。乃見其涓人疇。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塊而去之。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

云。尤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圉也。董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大梁大火實沈皆星名也。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郤桓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遠官縣鄙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貽叔之難。居於鄭地汜。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王賜公南陽樊温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瞻與晉。瞻。鄭卿叔。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遺親也。云云。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之狀。故伐之。又從而爲之辭。是以非之。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是。則是多爲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爲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恆也恆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獻子諸本多誤作宣子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宣子趙衰之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卽宣子一作宣子執而戮之據國語獻子是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舊本此篇賢可書乎之後有今左氏多爲文辭一節。警惟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乃脫祈死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爲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益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文方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爲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一有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一本其下更有二十六字云。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矯知機者然。則惑甚也。

### 祈死

及自鄆。范文子請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自君驕而下。新附。范文子。范變也。鄆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樂武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鄆歸。懼難而祈其死。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變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竝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自對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郤。卻至。卻錡。卻擊也。樂樂書中行。中行偃也。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變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

###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一無貴字。一無公子貴三字。而作兩貫字。非是。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止執也。

###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食音異。我音俄。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 逐樂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也掄擇有常位於

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去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箕遺黃淵

大夫欒盈之黨欒盈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厲公十年弑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爲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者大夫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旣言之矣

射鵷○射食亦切

平公射鵷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

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鵷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于顏

乃趣舍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恥

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偷，苟也。非死逮之，必

有大咎。

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已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 黃熊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鮌殛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云云。非曰：繇之爲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爲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爲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恠夢，罔不爲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上大。夫一卒之田。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謂欒書殺厲公也。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中行穆子，荀吳也。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自以城來以下，新附鼓，白翟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庶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

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

范獻子，士鞅也。

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

獻公名具，伯禽之曾孫，武

公名敖，獻公之子。

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尙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 董安于

下邑之役。

下邑，晉之邑也。

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

趣而出，乃釋之。

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爲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懟，徒對，杜罪切。

### 祝融

已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

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於昆吾。昆吾衛也。夏商昆

吾為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豕常周未有融之興者。

其在莘姓乎。○莘音珥。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白黎為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暮。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左氏自暮至於暨。喪無違命。註暮。舜之先。與國

也。協和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

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必於弊者也。國語與坊本。殆此共弊。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

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

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

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王幽王也。自今王已下。新附。○繒。慈陵切。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近頑鬻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

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恠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芟已下楚語。○芟音技。芟也。一作艾。非是。

屈到嗜芟○屈居勿切。一作艾。非是。

將死戒其宗老曰家臣曰宗老爲宗人者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去

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

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屈到楚卿屈建到之子自國君已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籩是固不爲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

吾以爲逆也

###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著底則滯滯久

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



楚國自聘於晉至  
觀射父新附。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覲之妄者。曰女巫。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語。○  
員音云。

伍員伏劍而死。魯哀十一年死。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以伐越。王勾踐。勾踐起師逆之。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

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卽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謬耶。謬耶一作何也。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

盡之。而反分爲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

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雜蓋字一本作反擊。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

恠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

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子厚之

於時令斷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

# 河東先生外集

## 卷上

###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求寶之道同乎選才。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鐘嶸文品公外集賦三首皆正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

沙之爲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爲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左氏天生五才。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耀其光兮。六府以

修。書六府孔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滓壯披

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煨而探討。○炫煨。切。煨。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緇。論語不

涅而不緇。既堅且好。詩既堅既好。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久

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左氏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先迷後得。易先迷後得。主利。孰謂棄子如遺。詩將安將樂。棄子如遺。其隱也。則雜昏

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弈弈。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

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出春秋左氏傳序。將爛爾而見素。不索何獲。昭二十七年左

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鏘鏘。碎清光而競出。耀直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纖光乍比。遺平

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劍拭土而異彩相符。雷煥得豐城劍。取南昌西山土拭之。送一劍井土與張華。煥

將拭劍轉精明也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

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歧昌即詠陸文可侔陸機事而昭明是選梁昭明

文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籛之學漢章賢傳遺子黃金

滿籛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晉孫綽字與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詔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

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迎日禮用夏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

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策著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桓九年左傳凡祀啓蟄而郊啓蟄謂建寅之月卯位將初爰用牲

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仲冬送導遲遲之陽律詩春日遲遲猶分可愛之輝文九使左傳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註云冬日可愛夏日

可式佇寅賓之質雲寅賓出日註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論語行夏之時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

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事傅小正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符上春以備

饑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頤索

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土圭

之影猶積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泰壇既罷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玉漏之聲漸長張衡漏水平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

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

虬吐瀉水入兩壺。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詩杲杲出日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尙疾。斜暉未

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

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芽。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異乎天紀不修。詩傲擾秦伯尙

矜其泰時。以秦本紀及封禪書考之。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皆未嘗立泰時。至漢武元鼎中始立泰時。祠太一。則泰時乃漢立也。賦曰官失職。左傳天子有日。晉侯徒繼乎夏郊。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

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疆夏郊。晉侯有聞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

將久。豈三舍之足憑。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乃更以

十一年為元年。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向曰。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詩天錫純嘏。禮儀允洽于人

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戡殺之宜。詩俾爾戡殺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

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竝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聖人立制。智者研精。○題見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崔豹古今註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以木。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鐃。尙方故事有作車法。

異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卽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禮記

禮儀三百。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賈捐之傳。鸞旗在前。屬配和鸞以入用。桓二年。左傳。錫鈴和鸞。昭威儀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

配和鸞以入用。桓二年。左傳。錫鈴和鸞。昭威儀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

配和鸞以入用。桓二年。左傳。錫鈴和鸞。昭威儀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

在鍾和

竝司南而爲急。取車制如司南之義詳見題註

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

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

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

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

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

老子大音希聲

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

莫實。諒知幾而有爲。

于僞切

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

庚子山江南賦十里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

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楊脩便解魏武行三十里方悟魏武歎曰我才不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老子常無

有欲以觀其妙常

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鏜而有制。

曰鏜音湯詩擊鼓其鏜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

渾之儀。亦可敍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

易曰夫易聖人所以

極深而研幾也鄙繁音之坎坎。

坎坎擊鼓宛丘之下

陋促節之闕闕。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

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

聲明不憊于素。

憊音憊

可舉而行。宜乎聘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孚上下。雷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末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被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前漢萬石君傳注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有賢操。六到切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尤羞與爲類。獨深居爲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七到邀之。邀之。邀之。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闈。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

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效者。○效。口漑。逆氣。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

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效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

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禮障州西浮圖兩間。○禮。篇韻無此字。未詳。障。或口漑。柯。

開二切。江南人呼梯爲障。按集韻。沂。祈二音。曲岸也。又魚開切。修長也。前漢相如傳。臨曲江之隈。州兮注。曲岸頭也。巨衣切。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

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

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

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

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

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

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忤忤。披耕切。心

念恆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

既張具。○張。音帳。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

喜。不爲服。關門召所與淫者。僦逐爲荒淫。○僦。力果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

交於門。猶不慊。苦孽切。又爲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

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憊憊以爲不足。○憊音蒙。又母

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總彌登母。巨三

也。鼻類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

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

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猜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

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公時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箏。郭師

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美。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

方册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耳。蓋觀郭師之事。觀公

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阮瑤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

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案京房造五音。唯此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

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

出。屈折愉釋。屈一作抑。知一作如。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卽棄去兄弟。自髡緇入



代清涼山

代州謂

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

太宗子吳王恪。恪子瑒。瑒子或以

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

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襄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關管。謹視出入。餌仄

柏。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史記神之依叢。木者謂之叢祠。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响

樓山。

均樓山名。樓力主反。

○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

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元和十二年。季秋也。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十六日

也。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棄。

趙秀才羣墓誌

嬰白死信孤乃立。

史記趙世家曰。晉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白謀。乃取他人子。使杵白負而匿。諸將途索杵白。殺

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

趙田邑如故。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一本止作祖仕。嗟然秀才胡伋。體貌之

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庚寅元問年二紀。益以十。年三十僕夫

返樞當啓蟄。左氏啓蟄而郊。啓蟄。建寅之月。蓋正月也。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追初憫天銘。茲

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志和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

惠王其母高祖徵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州楊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

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李為睦州朔史元和二年為李錡所誣得罪貶循州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更大教李州

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

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澗謂湘靈也嗣靈音兮永終古湘靈

今淑之死能嗣其音也

### 卷下

### 表啓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公正集中有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為耆老請復尊號表

詳於正集之註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司馬相如曰。歷選列辟以迄于今。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

揚耿光。書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耿光。光明也。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左傳。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

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禮記。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

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其後雖逢厄運。與元元年正月。以今略昌期。誠我武之掃清。武惟

揚。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明愛之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

掩全功。五年于茲。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四年戊辰。為五年矣。若墜冰谷。貞元五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不允。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書。舉人

用咸和。書。用咸和于萬民。俗惟丕變。陳師鞠旅。兵法。二千五百人為旅。五百人為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一本封疆在畫界上。無專地之患。

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寃之聲。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逋賦蒙勿收之惠。一本逋作通。西成有穰歲之報。南

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為菲薄。非薄。見孔明出師表。不宜妄自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

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

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惓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顛顛。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

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徹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挾。即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徒而乃久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爲不私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旣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耀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昭十二年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配。易。廣大。配。天地。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旣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漢書。動寤。萬乘。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白虎通云。正五行。祝融績三皇。白虎通曰。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績也。言能屬績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泊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

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

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念周宣之側身。詩雲漢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古通切

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

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

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

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

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續一作續其不可二也。

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

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

也。易天下之道也。貞夫一者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易元者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

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

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

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

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惓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真元五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即前所上三表。請復上尊號。惻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俊。聖賢。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於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憊。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明一作名。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尙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

義且夫號者其來尙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尙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爛誠。○爛古迫切。一作鑑誠。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頥等言。頥于頥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具表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

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

書左右攜僕攜僕者謂左右攜持器物之僕

或從扞牧圉

傳二十八年左傳寧武子曰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註牛曰牧馬曰圉

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

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的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一本以上六表在前集

臣順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



以爲事貴舉其中立名惡浮於實。他本無爲立二字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況於祖

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

帝曰。我漢家亦有制度。見漢元帝紀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

又以爲執小讓之賢不起。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

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

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一無有字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

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棊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

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卽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

平。何以知宗廟之興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

國恥。亦欲據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

之心。尙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匡一作莊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

猶含妬。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

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脩無忝之

言。詩無忝爾祖。聿脩厥德。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大廟郊祀上帝。貞元六年十月。臣傑請復尊號。

上曰春夏亢旱宿麥不登朕情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儻因醴祀而受尊號是有爲爲之勿煩固請十一月庚午祀南郊遂以告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尙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宏衛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白戶部侍郎遷本部尙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卻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此是改第三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貞元七年以韓洄爲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憊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遠思本作斯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麤凝彩而雪暉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懷光謀反貞元元年為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則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不應有此文中丞者不詳其人矣文又闕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輿臺末人方言南楚凡罵庸賤曰臺奚虜遺醜懷光渤海靺鞨人醜類也備聞兇險之行頗有

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建中元年七月以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猶分禁衛之兵二年五月詔擢

方軍討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貴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時李繼抱真討魏城未拔朱滔王

武俊連兵救田悅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泊駕幸近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

三千同討悅懷光勇而無謀為滔等所敗滔駕至咸陽戊申幸奉天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

因解奉天之圍十一月懷光引兵敗朱泚兵于醴泉泚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

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闕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大曆四年十二月戊戌裴冕卒八年公始生當無此表裴令公蓋裴遵慶也按冕傳云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驅馳疆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誦問海內冤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為郭令公作其云為裴令公非也又傳云時元載乘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哀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卒據元載之誅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

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嚭而伍胥誅夷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大宰常以報越為志二年悉精兵以

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大宰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楚任斬尚而屈平放逐屈原名為平事楚

子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鴟夷盛其尸投之於江○鮑普鄒切楚任斬尚而屈平放逐懷王為三閔大

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毀譖之王乃疎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一作忠肅明允道高

德厚匪躬無忌有蹇諤之風。易曰王臣蹇道佐先帝道一作首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至德元載

至益昌遙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東行軍司馬授御

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七月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游等勸進甲子

以定策功以冕為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謫荒裔天下稱冤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崩以冕為山陵

表輔國親衛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判官烜坐法免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之恥今茲邪屏退聖

冕亦以議事與程元辰相違貶施州刺史移澧州刺史政大明廣德元年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百度惟貞諸本作大度誤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

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二年二月以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武元衡字伯蒼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史為武中丞謝賜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

邦憲大明首出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況茲靈味成自

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

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誅東平盡平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臣聞負恩千紀者鬼

得而誅

莊子為不善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犯順窮凶者

天奪其魄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強使之子皙怒將

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

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視升平

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大曆中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傳其子納師古納次子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特載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十二者謂二十萬人足當諸侯

百萬人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人誘臨淄三七之兵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月三男子三

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禹貢海岱為青州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為

東海為師道所據也封祀之山隔成異域謂東封泰山山累聖垂德曾未悛心悛心惟受罔有餘孽滔天果聞折首

首獲匪其醜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封禪書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後漢志曰云亭

玉牒遼海無虞見石罍之已至於國語武王克商通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此是

陛下神籌獨得籌一作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威縱捨有感恩之化金石可貫龜策必從克成不戰之功

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曰橫草也坐見

覆孟之秦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如覆孟之抃蹈歡慶倍萬恆情

賀赦表此謂頌宗時蓋當公之世人主嗣位肆赦惟順宗一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耀。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紱。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敍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項。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恆情。

賀皇太子牋

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有。既立更名恆。憲宗第三子。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率士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崔豹古今註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曰。月重輪。少海之增瀾。山海經曰。無舉之山。南望幼涿。郭璞註曰。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爲少海。宗元忝守遐方。公時在柳州。其年十月卒于柳。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恆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表。此豈敢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大孝所

尊。曾子以之垂訓。禮記魯子曰。大孝尊親。親。曰。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遠人。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易。積善之家。必必徵於餘慶。必有餘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恆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

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衛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尙鼓琴也。使傳之載。過乎實矣。一作狀在前集。

絕。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尙鼓琴也。使傳之載。過乎實矣。一作狀在前集。

疊石琴薦一。出常州龍。壁灘下。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且之至德。蘊

牙曠之玄縱。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論語。子謂子貢。藝深撻醪。史記。田完世家。鄒忌子曰。大汝器也。瑚璉也。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以歌南風。曰。南

折以清者相也。擲之深。釋之倫者。將成玉燭之調。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以歌南風。曰。南

政令也。○擲厥緩切。薛音釋。舒也。將成玉燭之調。謂之玉燭。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以歌南風。曰。南

風之薰兮。可以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解吾民之愠兮。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

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敢效彊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一作狀。在前集。李師道三代受恩。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七月卒。子納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為三

代受 四兇負德。四兇即謂正已 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一本有伏惟同

答諸州賀啓

一作狀 在前集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孽魚列切 本作孽 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一本有勞致書 間 悚息增深 八字

補遺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并序 ○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與誌稍戾 豈史誤耶 萬年公正元十二年卒是年葬誌是時作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歲也。景龍太 三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

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禮記王

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於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撰擇 稱義備物。

外姻畢至。左氏傳云。士 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

系自周魯。後得柳姓。魯世家。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諱。至展禽。食菜於柳。因為氏。魯 虬字仲盤。西魏大統

中書令。封美陽公。虬字仲盤。西魏大統 四葉至皇。考悼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頤。宣州寧國



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頤有三子長曰元方季即建建為金部郎中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

代史旨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州漂水尉網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

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笙

乾之道自攝塵昏之外攝音展極也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嬰被沉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緬之子三人實寂密也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

虬之女虬河東人代宗時擢為諫議大夫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女三人焉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勒玄石措

于陰堂陰堂謂壙中也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頤耶德而不壽命既厄耶松柏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并序○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尚在永州故薦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為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

時作誌亦作於是時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蘇秦張儀之書也剛峭少合尤濩落濩落大貌莊子作為濩落意與濩落同不事產人或交之

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漢志有法家者流之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古

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頔之字曰允元

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陽節度使隴西李景儉景儉之字致用東平呂溫溫之字化光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權

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溫卒于元景儉逐。元和三年十月。景儉貶。前右拾遺張宿。一作

道。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徼其去。

徼音邀。通遮也。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是時元和八年四月。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發病不

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爲。埋道邊耳。

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

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

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困者蓋謂已及劉禹錫之屬皆窮困也。通者不以。以用也。言通達者不用也。不懲其蹟。卒以元死。觀游非類。有

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誌云。正元二年七月十一葬。誌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爲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號之闔鄉窆也。說文。窆。下棺也。窆。保驗切。墨。遇食乃

貽書其族。尙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爲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爲宰相者累世。慶爲魏之侍中。自後四世爲宰相。我

高祖諱萬齒。爲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會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泊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

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爲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

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於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泊伯父。皆葬閭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爲文。置於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年月誌皆不載。據題云永州公作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爲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爲常州錄事參軍。祖曰元愛。爲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泊毛氏。於周咸爲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爲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爲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聽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泊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日日祔于此。誌曰。周之列國。譚之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附錄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尙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詩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狀陳伏祝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牒奉勅宜賜靈文之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勅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顯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護成田里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禱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尙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崇寧三年七月七日中書舍人臣薛昂行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勅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焄蒿之際。盼蠻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卽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朝。而使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尙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臣王剛中行。

柳先生楊子新注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先生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脩身篇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

先生云。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

槌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先生云。糟當爲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擗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先生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先生云。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羣公書贊題跋碑記

答柳子厚書

劉賓客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麤麤。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釋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轢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嚼。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耀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般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書札。不具。禹錫白。

又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二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釋。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號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耳。不宣。禹錫白。

又謝柳子厚寄壘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鼓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亶。水墨兩氛氲。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

題羅池廟碑陰文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敍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威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偃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闕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

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僑儻與公爲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過爲南宮外郎。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謫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輒於輦轂。時耶命耶。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爲靈神甚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爲雷爲風。助天以總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袞冕劍舄。其用樂也。有蕭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夷感慕。而靈祠潔脩。迓神之威。有荃橈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袞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幹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爲嶽爲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羅池之神。是知天命難諶。兮命靡常。因紀爲碑陰之文。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王願

歐陽公

天於生子厚。景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汾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蒼。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岷。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右羅池廟碑。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摸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又般舟和尚碑跋

右柳子厚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讀柳子厚傳

王荆公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又金陵語錄評論

柳開不及柳子厚。陸修亦常儒耳。張景道勝柳開。如太元準易論好。餘文論亦多好。

附錄卷下

評柳子厚詩

蘇東坡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

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

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又書柳文瓶賦後

漢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  
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日重上絹反礙為甕丁  
反所輻音身提徒計反黃泉骨肉為泥纏微井索也甕懸也甕井以甕為甕者也纆擊也言瓶自用如此不  
如鴟夷鴟夷草蓼以盛酒即今鴟夷膝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  
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見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嗜酒大喜之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  
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  
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當有媿於斯文  
也耶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客至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在舟哀  
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亦不減幸而不死  
即歸德於牛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

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余莫之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少衰乎。

### 又書李赤詩後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逸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廁鬼之罪也。

###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余嘗評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 又跋大鑿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

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溪謚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

又引說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恕已子唐傳第四十五卷

姜公輔 七十七

齊映 七十五

嚴郢 七十

穆贊寧子弟賢八十八

裴樞 六十五

杜黃裳 九十四

楊憑弟凝八十五

李廓 七十一

梁肅文藝傳中一百二十七

韓愈 一百一

許孟容 八十七

袁滋 七十六

盧羣 七十二

鄭餘慶 九十

奚陟 八十九

盧景亮 八十九

楊於陵 八十八

高郢 九十

柳登芳子弟曷五十七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 河豚魚說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己。妄肆其忿。至以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 烏賊魚說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响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响水以自蔽。海鳥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窺者之所窺。哀哉。

### 又跋晁無咎畫馬

晁無咎所藏野馬八。出沒山谷間。意象慘淡。如柳子厚所云風鬃霧鬣。千里相角。然筆法稍疎。當是有遠韻人而不甚工者。元祐三年。宋遐叔張文潛同觀。

###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

黃山谷

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摠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跋陰符經後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搥擊也。

發明周御史論

張唐英

柳子厚作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云天寶中有詔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詔諛爲相者誰。及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諂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爲宰相。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爲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灋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爲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薦依阿取容。啗啗如秋蟬。泛泛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爲朝廷之耳目哉。夫植木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惡大。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幸之禍。有所

召爾。

古今詩話

劉夢得曰。柳八駿。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滄右粥。何如我平淮。雅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劉曰。韓碑柳雅。各有所長。予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賊無覺者。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言十二載。以見平淮西之年。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于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歸叟詩話

鄭谷雪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狐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信有格也哉。作詩者當以此爲標準。

冷齋夜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款乃三老相呼聲也。



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諛。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察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晴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重修羅池廟記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浹人胸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語。乃祠于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閱日深。仰見星斗。蝟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禧踐籩。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

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爲。柳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款。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奈何。牟其利以事封靡乎。侯無譴。寧獨不愧於吾心。燕衍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斂則耗衆。曷若歸其利於廟。纖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羨告。州監兵陳莘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卑高如儀。煥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材。構亭于羅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澗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靡仕。情隨泰遷。燕衍自娛。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己者。無所不爲。公則不爾。惟崇大於俠。是思。卒使俠祠。旣壯而麗。則其誠可謂至矣。千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年無饑饉。氣無乖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政和三年十月望日。承事郎通判融州軍州事丘崇記。

柳文序

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絺章繪句爲尙。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

法度森嚴。抵牾晉魏。上軋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曆正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珍韋皋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尙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梧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旣稽之史傳。以校其譌謬。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誚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韓柳音釋序

張敦頤

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寢久。舛剝殆甚。韓文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失其真。余前任邵武教官。日會爲讎勘。頗備悉。并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惟柳文簡古。不易校。其用字奧僻。或難曉。給事沈公晦嘗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考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往往所至稱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釋。夫有傳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佗音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玉篇說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尙慮膚淺。弗辨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之。紹興丙子十月。新安張敦頤書。

柳文後跋

錢重

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吏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爲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爲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間中捨尋遊山水外。往往沈酣於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爲後世學士大夫所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爲

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脫繆訛誤特甚。而又墨板歲久漫滅太半。今史君趙公。天族英傑。平生酷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一日命重爲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吳興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家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本。他無從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尙賴後之君子。博求而精校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爲益不淺矣。紹熙辛亥仲秋一日。迪功郎永州州學教授錢重謹書。

全前

趙善愷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尙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遺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脫特甚。推原其故。豈非以子厚嘗居是邦。姑刻是集。傳疑承誤。初弗精校歟。抑永之士子。當時傳寫藏去。久而廢散。不復可考歟。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本訂正。且併易其漫滅者。視舊善矣。雖然。安知不猶有舛而未真。遺而未盡者乎。後之君子。好古博雅。當有以是正盡善云。紹熙二年八月旦。零陵郡守郇國趙善愷跋。

集傳

唐書本傳

宋景文公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柳。行胡減切。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壘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刈與艾同。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

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司馬遷崔駰蔡邕。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昔昌黎韓退之作公墓誌。洎奠公而有祭文。宜錄之以重公者。特緣韓柳二集並行當世。故不復載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凜。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歛密重復。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計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轡。輔音曹。載樞車。從耐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計。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尙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

于伊人安平宣英

韓泰字安平  
鄭暉字宣英

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

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

顧余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

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

禮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

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

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柰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

酸執筆。轍復中止。誓使周六。

子厚

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尙饗。

###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旣不可贖。翻哀  
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于一米。形與人等。今旣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  
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眞者。  
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  
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幻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崔羣字敦詩安平來  
贈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  
聲。冀乎畏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尙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傳音轉驛也。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措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諸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基。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卽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壩。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睨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楊差肩。鍾隸索靖善書。班固揚雄善文。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遭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旣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尙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

渾淪而網緼。惟萬生之並驚兮。悉坏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揀歛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翺湜喪氣而噤唇。韓愈李綱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畀兮。竄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具以卽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尙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躡張。韓愈張籍雄深雅健。實比子長。司馬遷字子長民思無斃。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龔遂黃霸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翺翔。擢列御史。拜尙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鑊錡于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玉。韋執誼王叔文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

以藏一廛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龍城柳州也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斂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桐鄉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絕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薤榛蕪薹他計切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

入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鈞鉞潭西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音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數所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鈞鉞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入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嶮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未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環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

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右文九篇。皆四十三卷本後所載者。茲刊四十五卷本。後舊雖無此文。余五參閱弗忍舍置。迺錄附之。

### 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峯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舉倉沒切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孚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賣韓以自隨。賈或作齋。賤西切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劇音磨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鑿我以韓。既而飶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

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 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讐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作狽。鮑助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疥瘡。狼倖宜爲狼倖。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曄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宜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讐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

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鈔本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迺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覲其嚳笑降鑒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嘆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褫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篲。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褫序。

河東先生集題後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甫。云京師闔氏本。其一得之於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一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闔氏本最善。爲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衷甫

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樸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敍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害義理者尙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爲用也。然亦未敢以爲全書。尙異復得如閻氏本者而取正焉。方舟李石書。

河東先生集記後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尙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旣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尙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礪。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爾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瀚。臨邛韓醇記。



